



## ■ 塋滄

「這不對啦，擔磚塊時，手哪有可能放在竹竿上面！按呢磚頭會晃來晃去，不好擔，手要拉中間的繩子才會有力啦！你們就是沒有艱苦過，沒做過這些工作…」阿伯指著畫面說出版畫和他真實經驗的落差。

回想起來到樂生院後勞動的經驗，雖然當初來到樂生院時，病徵還不明顯，但因為擔心會被人認出是漢生病患，一直不敢出去，直到一個外省院民跟他說：「膽大吃飽飯，膽小餓死人。」才試著鼓起勇氣開始出去工作，從院內磚窯廠擔磚頭的工作開始，做了許多體力活的工作，或許也是因為這樣，阿伯捲起袖子出力時，二頭肌還清楚可見。



## ■ 詩

患者隨著病情進展，神經漸漸受損而失去感覺，容易受傷而不自覺，由患者聊起的受傷故事卻往往帶著黑色幽默感。做版畫時想試著把感官適應的輾轉時間呈現出來，也想在血跡裡刻畫疼痛的觸感。



## ■ 黃淥

過去樂生院內人滿為患、一床難求，十六歲的李添培見到一位隻身入院的少年找不到地方歇腳，就慷慨地邀他同住，兩人睡在同一張床上長達兩年，並成為一輩子的好友。回憶起這段故事，李添培露出了少年般的笑容，說：「兩人睡一張床實在太擠了，我還從床上摔下來好幾次呢！」



- 〈如得其情〉
- 巫宛蓉

厚厚的那本樂生口述史《頂坡角一四五號的人們》裡，我最記得這一段：「以前有個病人買塊豆腐來切，跟鄰居說今天這豆腐怎麼那麼硬，怎麼切都切不動。結果別人來看，豆腐沒切到，他自己的手指頭一直切，切到整個都流血。原來他眼睛看不清楚，切豆腐都切到自己手指頭，又因為手都麻了，手指頭切到都快斷掉了還不知道。」

版畫完成後，拿給院民們看，似乎得到了認可，也意外收獲了許多未曾聽過的、關於殘缺的幽微故事。



■ 官柏勳

樂生院棲蓮精舍的晚課念佛情景



- 〈外婆的手指〉
- 陳小恩

因為製作版畫，意外把照片裡的阿嬤手指看清楚——這樣的曲度，不就是樂生裡其他阿公阿嬤手指樣子嗎！才想起自小到大，從來不曾仔細看，因為阿嬤不喜歡人家看她的手指腳趾。即便我們只是因為她常說自己受傷敷藥而想關心而已。刻版子的時候，也有點焦慮自己把阿嬤的手指彎曲表現出來或呈現不好。因為想起小時候彎曲手指學貓科動物時曾被嚴厲罵過：「這樣不好看」。

矛盾的是這個焦慮與新發現，卻也讓我有點安心：「阿嬤真的是貨真價實的院民耶」。因為跟著樂生運動才慢慢認識樂生故事、找回外公外婆與家族故事的我，總覺得他們的故事跟我在運動裡聽見的故事與人都不大一樣。繪製的過程裡，讓我再次整理且與這一切重新連結。



■ 李佳桂

從明入暗！

能再見明？

或暗終陪？



- 〈藍彩雲阿姨、林卻阿嬤與貓〉
- 汽水貓

記錄片《樂生·劫運》裡，貞德舍被強拆前，準備抗爭到底的藍(彩雲)阿姨，怕年邁的林卻阿嬤受傷，先騎代步車載她到怡園，邊騎邊安慰：只是暫時去休息一下，不是要搬過去，很快就可以再回到貞德舍。

就算令人心碎的災難將臨，還是互相照顧著彼此。雖然被拆除的貞德舍，是再也回不去了。期盼的緩坡大平台重建，被粗暴的懸空陸橋劃開阻絕，像尚未癒合的傷口般敞開淌血。

儘管生活並不寬裕、行動也不便捷，許多樂生院的院民都會疼惜貓狗，將僅有的食物與家園與貓狗們分享，林卻阿嬤和藍阿姨也餵養了好多貓咪。

這是一幅滿滿是愛的畫，有藍阿姨和林卻阿嬤相互扶持的愛；也有貓咪們對林卻阿嬤和藍阿姨的愛。





■ 劉恩美

第一次來樂生，聽了文賓阿伯唱了他的國小日文校歌，分享他遇到的人事物和去教會的經歷，是個非常可愛的人，創作時腦中就浮現他坐在窗前祈禱的樣子。



吳嘉浚

#### ■ 吳嘉浚

這幅情景是出自日治時代一位院民寫的小說，故事中一位正就讀女學校，青春年華的少女被診斷出漢生病的徵兆，只能被送進院內隔離。女孩的父母十分愛她，親自帶她到樂生院檢查，卻沒想到在當時的漢生病治療規定下，這一趟就是訣別。雖然是簡單的故事，卻讓我想像父母牽著手帶著少女進入院區的畫面：在稍遠的山丘上王字型建築和一些院民正等待著他們，即使命運是殘酷的，樂生的人們也默默地迎接緣起緣滅，編織屬於自己的故事。



■ 阿烈

樂生保留自救會副會長呂德昌肉身抵擋怪手

■



- 江欣怡

「欲轉去啊喔？」黃昏的時候從樂生準備回家，經過組合屋遇見正在聊天的阿伯們，總會聽見這句話。那天，三位阿伯乘著代步車，陪我們一起走了一小段到捷運站的路，在粉紫的暮色中並排著目送我們離去。

-



- 童郁心

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時，你的屁股不是你的屁股。

在以治理為名的殘酷面前，

可以動的與不能動的身體，

可以選擇的與無法選擇的命運。

樂生療養院讓人真切感受到，統計上的各個數字，都是人命。

是殘酷的，樂生的人們也默默地迎接緣起緣滅，編織屬於自己的故事。